



专题三

奥尼尔及其《悲悼》三部曲

第一讲 奥尼尔的戏剧创作与《悲悼》三部曲

第二讲 《悲悼》中孟南家族的乱伦犯罪及其悲剧



第一讲

奥尼尔的戏剧创作 与《悲悼》三部曲



一、奥尼尔的戏剧创作



尤金·奥尼尔 (Eugene O'Neill, 1888–1953) 是美国著名剧作家，其创作在美国戏剧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深受欧洲戏剧传统的影响，也受到欧洲现代戏剧的启迪。奥尼尔勤于探索，勇于实践，不断创新，终于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他的戏剧创作把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和现代的表现主义技巧结合起来，大胆描写由于外在压力而导致的人的心灵扭曲以及人格分裂的过程，其创作带有斯特林堡和易卜生的遗风。



他的悲剧注重人物的心理分析，既表现出现代心理分析学的特点，也渗透着古代希腊的悲剧意识。他广泛描写社会、家庭和个人题材，大胆尖锐地反映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其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和



同时，他又超越现实而在剧中表现自己对理想和梦幻的狂热追求，并借此观照我们生活的世界。美国戏剧在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真正成为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



1936 年，奥尼尔因《天边外》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是：“由于他在戏剧作品中所表现的力量、热忱和深挚的感情，是完全符合悲剧的原始概念的。”



奥尼尔一生创作独幕剧 21 部，多幕剧 28 部，由于在戏剧创作上取得了重要成就，他曾经四次获得普利策奖（1920、1922、1928、1957）。



奥尼尔的重要剧作有：《东航卡迪夫》（1914）、《加勒比斯之月》（1917）、《天边外》（1918）、《琼斯皇帝》（1920）、《毛猿》（1921）、《榆树下的欲望》（1924）、《奇异的插曲》（1927）、《啊、荒野！》（1923）、《悲悼》（1931）、《无穷的岁月》（1933）、《送冰人来了》（1939）等。



在奥尼尔创作的所有剧作中，模仿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三部曲《俄瑞斯忒斯》而创作的《悲悼三部曲》，曾经引起美国评论家和广大观众的兴趣，被认为是奥尼尔最重要的作品。



批评家认为，《悲悼》三部曲（*Mourning Becomes Electra*，译为《厄勒克特拉服丧》，另有中译名为《素娥怨》、《只因素服最相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对古希腊悲剧《俄瑞斯忒斯》三部曲的模仿，表现了命运及俄底浦斯情结的主题。



二、《悲悼》与《俄羅斯忒斯》 的故事置换



在奥尼尔晚年创作的作品中，《悲悼》三部曲是最重要的作品。《悲悼》包括《归家》、《追猎》、《闹鬼》三部，故事发生于1865年4月新英格兰一座海滨小城里的孟南家族中。



从形式上看，《悲悼》三部曲的悲剧形式及复仇的悲剧内容明显模仿了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厄勒克特拉》。



1926 年，奥尼尔就提出用“希腊悲剧的古老传统的剧情”如厄勒克特拉的故事、美狄亚的故事作为基本主题写作“现代心理戏剧”，用现代心理反映类似于希腊命运观的主题。



女儿厄勒克特拉联合弟弟俄瑞斯忒斯，杀死了他们的妈妈及其情夫，为父亲报了仇。厄勒克特拉为父复仇而杀死母亲，后来被弗洛伊德称为“厄勒克特拉情结”，即“恋父情结”，成为心理学中一个重要术语。



在《悲悼》中，奥尼尔显然把这个悲剧故事置换到了他的现代悲剧中。首先是人物置换：阿伽门农变成了艾斯拉·孟南准将，克吕泰涅斯特拉变成了孟南的妻子克莉斯丁，厄勒克特拉变成了孟南的女儿莱维妮亚，俄瑞斯忒斯变成了孟南的儿子奥林。



其次，在人物置换的基础上，悲剧的内容也按照希腊悲剧的故事结构进行了置换。例如，在《俄瑞斯忒斯》中，阿伽门农回家后被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谋杀，在《悲悼》中，艾斯拉·孟南回家后也被妻子克莉斯丁谋杀。



同时，孟南的女儿莱维妮亚也像厄勒克特拉复仇一样，为父亲复仇而联合弟弟奥林一起逼死了自己的母亲。在复仇的过程中，奥林是类似俄瑞斯忒斯一样的角色。



在这种人物与故事被置换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同希腊悲剧一样，《悲悼》这出悲剧无论是在人物的关系上还是在复仇的性质上，其核心仍然是伦理问题。



在悲剧中，艾比·孟南同弟弟达维德争夺家中的法籍女佣玛丽亚·卜兰脱姆而造成的伦理混乱是显而易见的。正是他们任凭自由情感的泛滥和缺乏理性而引起争夺，艾比·孟南和弟弟达维德之间正常的伦理关系被破坏了，兄弟之间的责任与义务被妒忌、仇恨、贪婪所取代。



从悲剧的根源上说，孟南家族的伦理混乱同兄弟俩的身份变化密切相关。由于艾比和弟弟达维德都爱上了玛丽亚·卜兰脱姆，如何处理爱情和亲情的关系，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他们遭遇到古代希腊人曾经遇到的斯芬克斯之困。显然，他们无法从斯芬克斯之困中解脱出来，无法正确回答那个有关如何做人的问题。



因此，他们天生的由血缘决定的兄弟身份逐渐转变成由情欲决定的情敌身份。他们各自都把对方视作情敌，以情敌的身份解决他们之间的纷争。从伦理的角度说，情敌和兄弟有其各自不同的道德规范以及不同的道德评价标准，并按照不同的道德准则维系其伦理秩序。



在悲劇中，艾比·孟南把弟弟看成情敵的意識是十分強烈的。也正是由於這種強烈的情敵意識，他才把弟弟趕出家門，剝奪了弟弟應該繼承的家產。



达维德夫妇被赶出家门最后因贫困而死，成为后来卜兰特复仇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悲剧的伦理结。这个伦理结是斯芬克斯之困的产物。



为了实现复仇，卜兰特像《俄瑞斯忒斯》中的埃癸斯托斯一样，在复仇外衣的掩盖下引诱孟南之妻克莉斯丁，不仅同克莉斯丁结下奸情，而且同时又爱上孟南的女儿莱维妮亚。这种三角结构的不伦之恋是这部伦理悲剧的另一个伦理结。



解结的过程就是卜兰特如何在复仇之恋和不伦之恋中作出选择的过程。在孟南回家之前，卜兰特利用同克莉斯丁的奸情，密谋毒害孟南。孟南在回家的当天晚上，就被妻子克莉斯丁毒死了。



卜兰特终于为自己复了仇，但是孟南的死又导致另一场复仇，这就是莱维妮亚联合弟弟一起为父亲复仇。这场复仇是悲剧中的第三个伦理结。



莱维妮亚最后杀死了既是克莉斯丁的情夫同时也是自己情人的卜兰特，而且还逼迫自己的母亲自杀了。莱维妮亚同奥林为父复仇并未解开悲剧中的伦理结，而是又形成了一个伦理结，这就是莱维妮亚如何从伦理犯罪中把自己拯救出来。



悲剧通过莱维妮亚的自闭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自闭实际上是找不到出路的结果，因此，悲剧一直到最后也没有解开这个伦理之结。



三、卜兰特的复仇



《悲悼》一剧主要描写的是发生在孟南家族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身上的悲剧。在整个悲剧中，达维德和玛丽亚·卜兰脱姆的儿子卜兰特变成了这出表现伦理混乱的悲剧的核心人物。



卜兰特复仇的对象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艾斯拉·孟南。他无论是引诱孟南的妻子克莉斯丁还是女儿莱维妮亚，都是为了向艾斯拉·孟南复仇。



第二讲

《悲悼》中孟南家族的 乱伦犯罪及其悲剧



一、伦理混乱



在卜兰特复仇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孟南家族乱伦的特点。从艾比·孟南同弟弟达维德争妻开始到艾斯拉·孟南的女儿莱维妮亚的犯罪为止，孟南家族一直陷于伦理混乱。



在《悲悼》里，卜兰特与克莉斯丁母女之恋是乱伦之恋，在这种乱伦之恋中，克莉斯丁滋生出谋杀丈夫的念头，莱维妮亚滋生出谋杀卜兰特的念头，而且她们都实施了谋杀。她们的犯罪，都是伦理混乱的必然结果。



二、克莉斯丁的乱伦



在《悲悼》里，克莉斯丁的乱伦基于她对丈夫孟南缺少感情，尽管在嫁给孟南之前，她曾经爱过他。但现在，她不爱孟南了，她讨厌他。



克莉斯丁背叛自己的丈夫同卜兰特私通，她并非不知道这是要遭受惩罚的伦理犯罪。她说：“我知道我接二连三地做错了事。就好像爱情逼着我去做一切不应该做的事情似的。”



当她从丈夫的来信中得知丈夫患上心脏病以后，就别有用心地到处宣扬丈夫的心脏病严重，其目的就是要达到一种效果：“如果他现在突然死了，除了心脏病之外，谁都不会想到别的。”（194）显然，这是在她潜在的犯罪作铺垫。



克莉斯丁在丈夫回来的当天晚上，用激烈的语言刺激丈夫，导致丈夫的心脏病发作。当丈夫让她拿来治疗心脏病的药片时，她却把预先准备好的毒药给了他。丈夫在死去之前，告诉莱维妮亚说：“她谋杀我——不是救心丸。”（She's guilty—not medicine!）



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里，一切乱伦犯罪都是要遭受惩罚的，即使像俄底浦斯这种所谓无辜的罪犯也不能例外。克莉斯丁谋害丈夫的真相暴露后，儿子同女儿联合起来为父报仇，开枪打死了母亲的奸夫卜兰特。



三、奥林的乱伦意识



克莉斯丁生前死后，她的犯罪都同奥林和莱维妮亚的乱伦意识联系在一起。



就克莉斯丁而言，在她同奧林的关系中，母子的关系似乎让位给情人的关系了。这种伦理身份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乱伦意识的产生。他们的不伦之恋，使他们陷入斯芬克斯之困而无法从中解脱出来。



对于奥林，母亲就是情人，所以他无法容忍母亲同卜兰特来往：“在我妈妈身上，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原谅，任何事情！只有那一件——关于卜兰特的那件事！”



他向母亲表白说：“我将来永远不再离开你。我不要海丝儿或者任何人，你是我的唯一的爱人。” 他甚至还产生了和母亲一起去南海之岛共度二人世界的想法。



所有这一切，无不透露出乱伦的暗示。正是因为奥林对母亲抱有情人一样的爱，即使莱维妮亚告诉奥林父亲死去的真相，奥林也不愿接受。



同时，不伦之恋也在莱维妮亚与奥林之间产生。在莱维妮亚的复仇过程中，她开始只是一个复仇女神，但是后来逐渐变成了夏娃。她越来越像克莉斯丁，她变得丰满、热情起来，全身透露出性诱惑。



在这种诱惑之下，奥林竟爱上了自己的姐姐。姐弟之间的不伦之恋，实际上是他们父母的不伦之恋的继续。后来莱维妮亚打算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来摆脱过去，这使奥林感到对姐姐的绝望，开枪自杀了。



奥林和莱维妮亚的复仇演化为伦理犯罪，主要在于他们借助于道德的力量逼死了自己的母亲。



因此，奥林和莱维妮亚是母亲自杀的间接凶手，这给他们带来沉重的罪恶感。母亲死后，奥林痛苦地责备自己说：“我逼的！我想折磨她！她不会原谅我的！”

（284）无论莱维妮亚怎样劝说他，他都认为自己对母亲的死负有责任。



四、莱维妮亚的乱伦意识



莱维妮亚同样如此。尽管她身负沉重的道德压力，但是她不断地通过谴责母亲来减少自己的犯罪感。



她像哈姆莱特一样指责母亲：“你这下贱的——你是无耻的、恶毒的！你虽则是我的母亲，我也要说！”莱维妮亚指责母亲的犯罪，实际上是她进行道德自救的一种方式，是她为自己的伦理犯罪进行的道德辩护，并企图把辩护作为减轻自己罪恶感的理由。



实际上，莱维妮亚的乱伦意识从小就有了。例如，莱维妮亚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想改变自己做女儿的身份，想做父亲的情人和母亲的情敌。



克莉斯丁说：“从你还小的时候，我就留心观察你。你从小时就想做你现在正在做着的事情！你想做你爸爸的妻子和奥林的母亲！你千方百计要想窃取我的地位。”



克莉斯丁所指责的正是莱维妮亚的乱伦意识。而且，莱维妮亚的乱伦意识还导致她复仇的复杂化，因为在她同母亲的争论中，往往能给人产生一种类似情敌的感觉。她的母亲最后自杀而死，与莱维妮亚的乱伦意识有关。



五、乱伦犯罪的后果及启示



奥林说：“难道你希望逃避掉最后的审判么？不会的！招认出来并且接受法律的充分的裁制！那是从我们的灵魂上洗刷掉我们的血腥的罪行的唯一办法！”但是他仍然无能为力，最后只好通过自杀来摆脱痛苦。



莱维妮亚在父亲、母亲、情人和弟弟都死去以后，再也无法忍受自己伦理犯罪的压力，精神彻底崩溃。她终于意识到，她永远也摆脱不了家族的罪恶历史，只好放弃了与彼得结婚的打算，将自己永远关在孟南家坟墓一样的房子里，企图以和死人相守的方式来度过残生。



《悲悼》这出悲剧在性质上是一出描写乱伦的悲剧。



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希腊悲剧的乱伦主题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过时，仍然保持着无限的魅力。